



## 通州龙城余西人

□黄俊生



他本姓曹,后来改姓柳。世上少有人听说曹永昌这个名字,却多知道柳敬亭“柳麻子”这个人。

他出生在通州余西场,被太仓人吴伟业一句“柳敬亭者,扬之泰州人”所误导,将他祖籍从通州剥离开来,变成泰州人。

他是地地道道说书的民间艺人,既无官权,更无兵权,却被南明王朝称作“柳将军”,连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和权势熏天的马士英、阮大铖都礼他三分。

他既算不上是文人,也谈不上是武夫,说得隆重些,是扬州评话的开创者、鼻祖、宗师,因他任侠仗义,具有民族气节,把评书说得出入化,故而身后被人们颂扬300余年,直至今日。

无论他是哪里人,无论是哪种人,南通、泰州、扬州,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,把他身上发生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扬。

他长得不好看,某种程度说,长相颇丑。写过“泥塑岳侯铁铸桧,只令千载骂奸雄”诗句的张岱,这样描述他长相:“柳麻子,黧黑,满面疤瘡,悠悠忽忽,土木形骸。”面色又黄又黑,脸上疙里疙瘩布满疤痕,说话随随便便,举止吊儿郎当,身材又高又瘦,像枯槁的树干,还邋里邋遢,不修边幅。这样一个扮演无常鬼不用化妆的人,却上得殿堂,下得书场,三教九流,人脉之广,无一不因他相貌而减损一丝仰慕之心。

明万历十五年(1587),是明王朝由中兴转向衰败的转折点。这一年,净臣海瑞、名将戚继光相继去世。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被群臣逼立,朱常洛为太子,他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,实在不愿意看到那些以指

责皇帝来博取好名声的大臣的嘴脸,于是,开始不再上朝,不理朝政,以此回怼群臣。

这年,扬州府通州余西场曹应登家欢天喜地,曹家得了一个胖乎乎、白净净、活泼可爱的头胞小子,一家人甚是喜欢,便给他取名永昌,字葵宇。

余西场是江苏省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、传统村落,有1000多年文字记载史,宋朝时期叫余庆场,取《易经》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”之意。余西场是通州东南沿海第一个盐埠,我国蓝印花布的发祥地。余西场盛产蓼蓝草,余西人从蓼蓝草里提取靛蓝作染料来染布。蓝印花布又称靛蓝花布,俗称药斑布、浇花布,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印染品,从它出世的那一天起,已经走过1300年的历程,它那如青花瓷般优雅沉稳的文静之美,很受大众喜爱。余西人利用植物染成的蓝印花布,通过运河流向各地,美名远播。

余西镇形似一条昂首摆尾的龙,所以有“龙城”之名。镇内有龙街、精进书院、钱氏牌坊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址,明代抗倭英雄曹顶出生在这里。

唐代之后,这里因泥沙淤积而浮出水面,成为盐镇,逐步成为盐业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据点,南宋李庭芝为勾连盐场之间的运输,开挖串场河,余西场就处于串场河之滨,四面环水,是重要的盐运枢纽。

余西场有“九季十三曹”之说,指季姓、曹姓在余西人口众多,尤其是曹姓,在余西场是大姓,据说,其先祖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。

公元931年,曹彬出生于河北灵寿县。这个年代属于中国最为混乱的五代十

国时期。梁唐晋汉周五代,就是史上说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,加上分布南方的十个国家,在短短的53年里,五个朝代更替,十个政权倾轧,华夏乱成了一锅粥,连研究历史的人都被搞得头疼。曹彬的父亲曹云是后汉的武将,曹彬从小就在父亲的军营里厮混,耳濡目染,对军营军务事宜十分熟悉,长大后直接参军入伍,成为军中一员名将。

曹彬跟后周太祖郭威沾亲带故,不过,曹彬在军中混得风生水起,并不是完全靠了裙带关系。他为人端正,不巴结显贵,不攀附权臣,在官场中走门子世风盛行的年代,他就像不解风情的木头人。这种性格,反而得到世宗柴荣以及后来“黄袍加身”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的赏识,赵匡胤说过,世宗身边的官吏,不欺主瞒上的,只有曹彬一人。在赵匡胤担任世宗殿前都点检时,爱酒的他曾派人去掌管酒类的供奉官曹彬讨酒喝,曹彬拒绝道,这是公家的酒,我不能私自开坛,要喝,我自己掏腰包买酒给你喝。

曹彬作为北宋名将绝非浪得虚名。赵匡胤克灭后蜀时,他是副帅兼监军,下令制止宋军抢掠烧杀。他亲率十万水师克灭南唐,对金陵围而不攻,多次以箭投书城内劝降,致使南唐后主李煜献表投降,免除了更多的杀伐。他率兵连灭两国,又参与剿灭北汉,先后随太祖、太宗两帝征伐契丹辽国,战功赫赫,封官进爵,官至侍中、武宁节度使、枢密使,谥号“武惠”。因孙女是宋仁宗的皇后,又累加封为太师、中书令,封爵郡王,配飨太庙。

今天的余西人,多奉曹彬为先祖,说是

曹彬第三子曹玮之后代,与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同族同宗。南宋建炎年间,金人南侵,曹氏一脉从河北石家庄灵寿县流落江南,定居常熟。元朝至元年间,江南曹氏族人各自西东,在元朝当盐铁司副使的曹尧卿,弃官带老幼,尧民两兄弟,迁至通州余西,以“武惠”为堂号。从明洪武十七年(1384)开始,余西场曹氏族人六次续修家谱,其迁徙余西轨迹清晰可循。

除了“武惠堂”,曹氏在余西还有“四端堂”一脉,属于武惠堂支系。“四端”指的是儒家所倡导的四种德行:侧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这部分曹姓人坚信,自己的远祖是东汉末年曹操。既是曹操后人,为何千年来遮遮掩掩?从余西一句俗语可窥一二。这句旧俗说:“余西不演《捉放曹》。”说在余西唱戏不能唱《捉放曹》,在余西唱《捉放曹》,会有曹姓人来捣乱。这也许可以从侧面反映,余西曹氏对于远祖曹操的尊重和避讳。

无论余西曹氏先祖是曹彬,还是更早、更有名的曹操,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余西曹氏血管里确实流淌着曹操多谋善变的枭雄血液,也流淌着曹彬清廉良谨的刚正血液。曹永昌就混合着这两种血液,形成复杂的性格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一章 敬亭柳拂:雨打风吹絮满头

## 丝路花语

## 通谚撷趣

### 树大分杈 儿大分家

树大分杈,儿大分家:孩子成人了就应该分开过。

金货店不开门,好东西赖里头:外表不起眼的人或事物,其实可以很优秀。

偷嘴的猫儿打不改: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偷鸡摸狗一旦成为习惯,打骂都不能解决问题。

儿子打爷,天上烧霞:红霞满天叫烧霞。虐待父母,天理难容,上苍以烧霞表示愤怒。

苦了一夏,不够一夜:一个夏季辛苦劳动所得不够一个晚上的消费。

落雨不是落刀,裤脚管儿跷跷:下雨没什么了不起,挽挽裤腿就可以下地。

捏了鼻子吃酸醋:无可奈何接受现实。

买干买万,买米煮饭:米是南通地区的主要口粮,属于基本生活需求,花钱首先要花在这一方面。摘自教小平著《南通方言考》



## 泽生街

□陶晓跃

形状。右边是住处,左边是门诊部,分门别类,各守一方。

医院对面有一幢二层木楼,沿河而建,颇有气派,原先是一户人家,后来为几户住家分割。墙垣剥落,旧时光的碎片依然闪烁。

紧邻医院的是天生港镇政府,镇政府所在地是一筒易的四合院,镇派出所也在此办公。院子挺大,内有一大缸,水面飘着绿萍。大堂有标准乒乓球桌,曾凝结了许多少年的梦。

四合院对面是闸管所,管理长江通向内河的水道。潮起潮落,船只来往,也不知流过了多少人间旧事。

缓缓而行,夹街住宅,鳞次栉比。门面看似寻常,可一旦穿门而过,多有惊喜:或一小院,小树倚墙;或一水路子,斜伸河中。住家多为本地生意人,既往他们在经营生意之余,也经营着自己的小家。开门家长里短,闭门自成一统。岁月悠悠,人亦悠悠。

顺风楼算得上泽生街最“宏伟”的三层大厦了,是典型的民国建筑样式。前人有诗吟之:“泽生河畔顺风楼,夜阑更深歌轻吹。”猜想过去这里一定是娱乐之所,河畔歌声轻吹,河中渔火点点,一派人间烟火气息。后来,这里成了南通市水产局与海洋第一捕捞公司办公楼。

顺风楼前原有一水塘,水塘周边植有柳树,坝上有一涵洞,通往内河河道。一年发水,水漫马路。相关部门便将涵洞堵死,用土填满水塘,种上水杉树,一时青翠一片。

顺风楼右侧是泽生三弄,弄口也有一

鞋匠摆摊。从弄口进去,向左拐弯,就是渔民子弟小学。学校似无大门,几间教室加一间后起的教师办公室,所谓的校园也仅仅是教室前的空地。虽然学校不堪,教室却明亮干净。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时常伴着云卷云飞,透出一种别样的稚气和向上进取的气息。

顺风楼再折,不远处是天生港通向长江的闸口。前后两闸,附近住户常常在中间的河内淘米、洗菜,漂洗衣服、床单、被面。

水闸南面,一圈围墙高立,围墙里是天生港发电厂。那高耸的六十多米高的烟囱,无疑是天生港镇的地标。

闸口右拐向西处,有一不大的转角二层木楼,门窗常常涂着红色,被戏称为“小红楼”。主人原先也是生意人,底楼是店铺,二楼为住所。就是这不起眼的一座小楼,主人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谋划,养活了一家七八口人。

向西前行,泽生街不再是“街”,而只是半街了。另一半则是水道,俗称“老港”。老港停泊的多是渔船。早年长江流域的一些渔民,以船为家,以渔为业,这天生老港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避风港湾,最理想的栖息之地。

百米之处有一废弃门洞,门洞右边一石柱嵌于墙内,据说这里就是张謇设立的“通州泽生外港水利公司”办事处遗址。公司早已不见踪迹,里面的房子却挤满了渔家,俨然一个大杂院。虽然住所空间狭小,可渔人胸怀宽阔。每每捕捞淡季,只要天气晴好,他们总是在自家门前摆上小桌、矮

凳,然后吆五喝六,开怀痛饮。各种口音,不绝于耳。

紧挨门洞的是一家酱油坊,说是酱油坊其实不然。店面楚汉分界,一边柜台卖酱汁食品,一边柜台卖烟酒糖果以及一些副食品。每天早上,店铺里还卖烧饼、油条,充满了烟火气息。

毗邻的是第二捕捞公司和第三捕捞公司,记得最初冷库也曾在此。每每渔船归港,渔民从船上抬着一筐筐鲜货,源源不断地送入冷库,号子声、招呼声、欢笑声,此起彼伏。不时还有抢鲜之人穿梭其间,插科打诨。精明生意人,则直走上渔船,私下与船员交易留的鲜货,总是满载而归。

再往前行,豁然开朗,江面阔大而辽远。有一木桥名为“中兴桥”,桥下也有一闸门,是长江水流另一进口,泽生街也曾名之“中兴街”。走过中兴桥,“路”又转成了“街”。左侧是临江而建的民宅,住家借天时地利之便,或在江岸搭起竹篷,支一口硕大渔网;或摇一舢板,颠簸于江边。那种垂钓之趣与而今垂钓之乐大相径庭。一边则是散落的住户人家,门前门后,蔬菜成行,瓜果挂篱。

不远之处,即是南通柴油机厂。起初那里只是渔船修理厂,属于作坊式小企业,后来发展成中型国企。一度柴油机供不应求,整条街上停满了等着装柴油机的外来卡车,也给那些不谙人世的孩子带去许多新鲜感和莫名的快乐。

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闻,旧时光已去,留给泽生街的记忆亦老,这大概就是人们常叹的光阴流水吧。

## 濠滨射虎

##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(六十三)

“霹雳一声暴动”(《水浒传》人物译号)袁天雷

作者:朱建铭 评析:杨耀学

毛泽东词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末句“霹雳一声暴动”,是对武装起义的礼赞。“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,用暴风骤雨来形容革命战争是贴切的。疾雷即是暴风骤雨的前兆。它有迅猛爆发的特点和惊天动地的力量,使对方猝不及防。这是秘密暴动的一般策略和方式,同时也可见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的万分激动和热情歌颂。

谜面句子轰轰烈烈的气势,在谜底中得到概括和表述。霹雳乃是雷声,“轰”字动感极强,威力无比,声势磅礴。“天”在谜面上似无对应字词,它是“轰”的目标、革命的对象。古代统治阶级喜欢这个“天”字,自比天子,鼓吹天不变道也不变,把他们的剥削压迫说成天经地义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人民革命是轰天的雷,人民大众天不怕、地不怕,敢于对“天”宣战。历史上,从张角的“苍天当死”,到宋江的“替天行道”,都是对“天命”的否定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农民战争,更是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壮举。“轰天雷”本是《水浒传》中凌振的浑号,也是“替天行道”的梁山好汉之一,谜作者拿来作谜底,更是扣合紧密,刻意精深。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## 有朋自新疆来

□孙同林

去年11月底,接到朋友孙建东的电话,他将于12月初回如东老家。

建东的老家在如东双甸,父母亲去新疆支边的时候,把他留在祖母身边,12岁才前往新疆随父母亲生活。退休后,建东是呼图壁县党校常务副校长。

他在《双甸印迹》一书上,看到有我撰写的一篇关于孙氏宗谱的文字,很感兴趣,便通过熟人与我取得联系。我俩因为同宗,又因为同龄,很谈得来,虽是初次见面,却一见如故,序了一下辈分,他应该叫我叔叔。自此,我这个叔叔便一直挂在他的嘴上。坐到一起后,我们更是发现,双方爱好相似,不打牌、不抽烟、不喜欢扯淡,有时间就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业务,便更是互相倾慕。

建东是如东籍支边二代人中的佼佼者。2002年,他从呼图壁县委组织部调任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,在党校一待就是十五年,十五年的时光,把他锤炼成一位理论专家,成为党校高级讲师,当地多家媒体报道过他的事迹,称他是勤学善思的“吸水石”,是理论讲坛的“常青树”。鉴于建东在理论宣讲领域的贡献,他先后被评为昌吉州优秀基层宣讲员、昌吉州民族团结进步优秀共产党员,荣获呼图壁县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、呼图壁县第八届道德(敬业)模范等荣誉称号,他还是呼图壁县第五批、十批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。2021年2月6日的《光明日报》,刊登了孙建东在“抖音”上结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,宣讲“文化润疆”的照片。

建东把自己的一腔热情都奉献给了理论宣讲事业。每当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,出台重大政策、传达重要精神,他总是在第一时间钻研学习原文,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,记下学习感悟和讲课提要,在最短时间内准备好课件,深入基层做宣讲。

退休后的孙建东退而不休,受聘于呼图壁县委理论教育讲师团、新疆农职院(马克思主义学院)等,担任昌吉州讲师团常务副团长。建东曾打趣说起自己与理论宣讲的关系:“我是政策宣讲的‘快递小哥’,哪里需要我就在哪里。”8年来,他一直活跃在农牧区、学校、机关、企业等宣讲第一线,讲授党的创新理论、讲社会发展。在交流中宣讲,在宣讲中交流,用“讲故事”的方式阐释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重要性,充分利用传统节日的契机,宣讲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,尤其在宣讲新疆“四史”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方面做了功课,连续数年讲课超百场。现在,他每年授课仍在80场次以上,最长达118场次。

建东给我留下最深感觉是有着极深的故乡情结,他对故乡的人和老家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在工作期间和退休之后,他曾多次回故乡,寻亲、探友、问故。2001年,在他担任呼图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,积极倡导并主持组建了新疆呼图壁县“如东籍支边人员子女联谊会”,联谊会成立20多年来,在他的坚持下,一直以不同形式为呼图壁如东籍支边人员服务。老一代支边人说,当年他们来到这里,举目无亲,不少人就将同来的人当作亲戚互相走动,以此减少来疆后的孤独感。当时虽然不叫联谊会,但已经有了联谊会雏形,所以,建东今天的举措,已经做了他们当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。有了联谊会,来呼图壁县的如东人有了家的感觉,有喜事大家共享,有委屈在此诉说,联谊会成了亲友会,互助会和心语交流会。

20多年来,建东多次奔走在如东与呼图壁之间,促成官方和民间的交流与往来。

2008年,在支边50周年前夕,建东代表联谊会向如东县政府面呈“呼图壁如东籍支边人给家乡的一封信”,引起家乡人的广为关注,促成2009年,在支边50周年之际,如东县政府向呼图壁县如东籍支边人员发出慰问信,让身处异域他乡的这样人感受到家乡的温暖。

2017年,呼图壁迎来由如东县政协主席陈建华率领的党政代表团,他们带着故乡的祝福,前来看望、慰问呼图壁如东籍支边人员。

2018年,孙建东随呼图壁县县长一行到如东考察与招商,进一步增进双方的友好与交往;

2019年秋,当联谊会隆重举行支边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,如东县政府再次给呼图壁县如东籍支边人员发来慰问信,同年10月12日,呼图壁县委副书记在纪念联谊会会上致辞,由衷赞扬和诚挚感谢如东县对支边人员的关爱与情怀。

两地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都流淌着孙建东的汗水和心血。1959年,如东前住新疆呼图壁县的支边人员是1505人,目前这批支边人员只剩下130人了,这些人对老家有着深深的眷恋。2024年支边65周年之际,他们决定组织一次庆祝活动,具体方式是:举行一场庆典仪式,出一本纪念册。就是因为这一活动,我曾两次去新疆,与这些支边老人面对面采访,撰写他们的故事。这次建东回来,是为了成书做最后的打磨。就是在这回来短短一周时间内,建东还为家乡人做了两场精彩的宣讲,把一位“金牌”宣讲师的形象留在家乡人的记忆中。

古人说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”建东从新疆来,从天山那边来,两千多公里,不能说不远,而且,我们属于可以交心的好友,他的到来,我岂能不乐。